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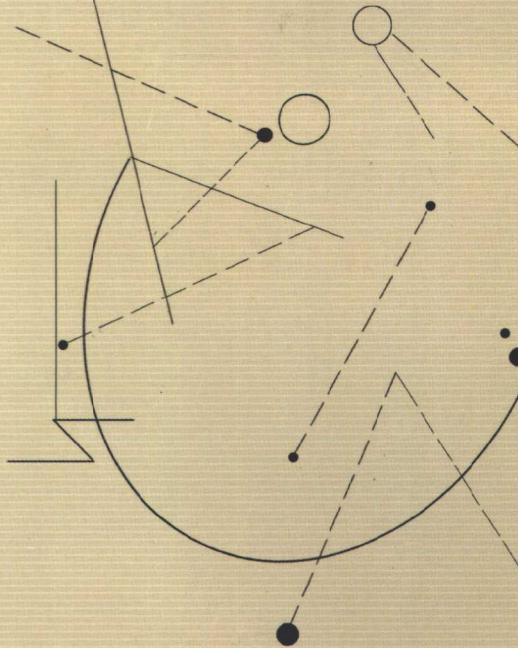
萧功秦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知识分子



与观念人

知识分子应该
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
特立独行的精神，
以学术
为崇高的事业……
“你知道，
真理决不会
在敲锣打鼓声中
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决不
会头戴皇冠地到来……



知识分子与观念人

萧功秦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知识分子与观念人/萧功秦著.-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人文视窗丛书)

ISBN 7-201-03956-3

I . 知... II. 萧... III. 知识分子-思想修养-中国 - 文集 IV. D6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978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h

河北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字数: 140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3.00 元

序 言

自中学时起，我就特别喜欢费尔巴赫在《基督者的本质》这本书中写下的一段富有诗意而又充满平民主义思想的话：

“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理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她总是在偏僻的角落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注定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决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当年我确实很受这段话中的思想的影响。也许我是生活于上海小阁楼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我特别感受到底层生活对于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常常以这句话来鼓励自己，以自己的工厂生活中的体验，来作为求知的基础。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经常在周末到上海外滩散步，我们都住在虹口区，住在白莽、殷夫曾经常出入的小弄堂里，我们都是一些深受俄国19世纪文学影响的青年工人、中学教师与大学生，属于都市里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村民，尤其是在乍浦路桥旁，从北向南，凝望着苏州河对岸的夜空，望着那拱型桥上的昏黄路灯，那雨中匆匆而过的行路人，那儿总会

给人一种涅瓦河畔的联想。我们谈文学，谈杜甫的诗，谈哲学，谈妥思托也夫斯基的《白夜》，也私下谈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种特殊的气氛，也许只有虹口区小阁楼出身的人才会于无形中体会到。

我难以忘怀当年在余杭路旧式里弄的小阁楼，每当周末从工厂返回家中，那绿色纱窗里就会泛出昏黄的灯光，朋友们就会聚集到那里。靠窗的那把藤椅永远是留给朋友坐的，小阁楼的特殊氛围，似乎总会使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的朋友把头靠在墙上，去倾述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人生的思考，对某个哲学问题或某部文学作品的朴素的感受。于是，久而久之，那块墙上便留下了一块深深的凹痕……后来，当我搬家离开那里时，我怀着一种无限依恋与珍惜之情（其中甚至有着一丝淡淡的感伤），特意把那片绿色墙纸小心翼翼地剥离下来，珍藏在一本书中，作为对那个已经逝去的岁月的永久纪念。

诚然，当年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从事的都并不是知识分子职业，但却不约而同地认同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我记得，我经常望着黄浦江对岸那依稀的灯光，轻轻地诵读着赫尔岑说过的一段富于哲理与诗意的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呵，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俄罗斯思想家的这段内心独白深深引起我们的共鸣。只有思想者，只有那些在思想中追求生活意义的人们，才会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代，这个需要人们对民族的“大路径”选作出自己思考的时代，感觉到俄罗斯思想家的惆怅之感，以及这种惆怅中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的追求。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能真切地理解到俄

罗斯文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亲和力。也许，我们无形中真承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从观念与理想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虽然这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即第三代人遥远依稀的美好记忆，那儿有着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有过的思索，我们的诗情梦想。

人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里总会有一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作为思想者，作为对社会困境的思考者，他们在一个社会里承担着什么特殊的功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有什么积极作用与消极因素？当整个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以思想与观念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世俗功利价值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他们如何安身立命？他们如何不致于变为某种固执的乌托邦观念的俘虏，变成所谓的“观念人”，并对社会造成不自觉的灾害？这些问题一直是我近年来不断在思考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就是我对这些问题思考的记录。

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总是会萌生出某种对更为理想的人文秩序的向注，这种朴素的向注一旦上升为有系统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道德理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与这种道德理性有着不解之缘的人们。他们产生思想，运用思想来解释社会，并力求运用自己的道德原则与思想价值来改变社会，使之更符合理想境界。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学问，来思考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并力求为理解社会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观点可能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甚至与事无补，然而，只有不断地思考与批判现实，知识分子才觉得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的民族，不如此他就于心不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自觉地以社会良知为己任的人们。可以

说,知识分子也是对于自己民族与社会最痴情的人。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并在本书中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对社会困境与难题充满内疚感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内疚的人们。

我在思考中发现,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的民族与社会有着不同的特点。在美国这样的相当世俗化的社会里,很少有知识分子的提法,美国的文化人很少对主义之类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引起社会的激动与呼应。美国知识分子已经把自己融化到专业知识领域之中,他们把自己的学问变为与其他工种一样的一种知识职业。然而,在法国、俄国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历史上,以及那些处于社会危机、困境与社会转型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以理念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具有重要影响。法国、俄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着更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社会使命意识,这一点与英美传统有很大不同。

从文化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主义与各种理念历来有着更为浓厚兴趣,应该说这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近百年以来,中国就处于巨大的变动与路径选择的过程中,这就需要人们从理性层面,从历史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进行思考。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危机时代与困境时代,以下问题就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理想社会?这种对“大路径”的思考,往往是以主义、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这种文化与历史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中对抽象问题的讨论就一定会有听众的“市场需求”。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就是如此,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相当巨大。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力求从理论角度把问题作意识形态的解释,并

经由意识形态或理论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由政治家或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掀起改造社会的行动。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对理解中国政治是十分重要的。

在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我们千万不要不自觉地陷入知识分子的自恋情结之中，事实上，中国与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对理论主义与宏大叙事的执着态度与特殊的亲和感，注定会不自觉地带来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变成我们所谓的“观念人”，这种人执着于某种观念，并以此种他所信奉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与改造世界。事实上，研究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时，我们会发现此类观念型知识分子相当活跃，他们不是从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出发，而是从他们的道德关怀与道德理性出发，从抽象的“主义”出发，以主义来重建美好世界。

近年来我对知识分子与观念史的问题发生兴趣，还与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的“新左派”思潮现象有关，我原先以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极左的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看到左的思潮鼓动者了，居然某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在鼓吹“再来一次经济‘文革’未尝是灾难”，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从“‘文革’的群众专政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制度创新的资源”，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大众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才能避免他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更有甚者，海外某个新左派的网站上还公然载出陈伯达主持的“六评”的“反修文章”，竟然用陈伯达的极左话语来“批判”中国人已经作出的与世界潮流相融合的历史选择。他们的思想言论一方面使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却又使我意识到，“新左派”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本身就为理解“观念人”这一思想文化现象的产生，为理解它从兴起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活化石。

20世纪以来，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某种文化基因，居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再次被激活，这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焦点。这也进而促使我尝试对百年中国思想史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加以反思。我通过对新左派的思想模式的分析，进一步顺藤摸瓜地探索了中国左翼思潮起源的问题。我对新左派思潮的研究，又进而使我对20世纪以来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发生兴趣，我发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左翼平等主义在百年中国文化思潮上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知识界中同样存在的三大思潮具有重要意义。我相信，分析这三大思潮的互动，以及它们与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对应关系，考察它们彼此消长的原因，可以使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同时也有助于理解现实中的思潮运动。

我的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不是从概念的内在逻辑，而主要是从心态的角度来展开，我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心态中一些非理性的与无意识层面的因素，例如，文化浪漫主义心态，完美主义，错置具体感的思维方式等等。我还比较强调必须从一个社会面临的困境与两难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与之对应的思潮的形成与蜕变。更具体地说，我力求从社会结构、心态与政治史这三个层次来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人的崛起与对政治的影响。这种观念人包括自由派中的激进派，也包括中国当下的新左派。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观念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也不容低估。没有观念何来进步？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特别要有多义性的观念。如果不理解中国的现实，简单地认同西方保守主义者对激进知识分子观念的批判与彻底否定，那就显得过于片面了。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我近几年来研究知识分子与观念史问题的结集。第一部分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分析20世纪困境与思潮的关系，以及观念型知识分子的文化浪漫主义心态的产生原因，重点分析当代思想界中出现的新左派思潮，以及我对这种思潮从学理层面的批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与类型。第三部分从社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化现象。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丰富思想空间的时代。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空间是，由于时代的转变，原来的传统文化与现存经验中，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思想资源，来帮助人们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困境。这就使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通过自主的、独立的思考，才能把握与理解事物。这就使人们的思想有了更多的驰骋空间。改革开放20年以后的今天，比起过去来说，这种思想用武之地确实是扩展了许多。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触发你的思考，而且是激发你非渴在理论与观念的层面上来进行思考。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乐趣所在，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观念与思想，我们正是在这种社会的需求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望获得一种精神自我实现的更丰富、更有色彩的生活。即使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你可能会有些孤独，但并不冷清。

写于2001年9月1日

目

录

序言	(1)
思想史中的观念人	
思想史的魅力	(3)
20世纪中国观念人的崛起	(16)
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	
主义	(30)
与墨子刻教授的谈话	(41)
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崇拜：	
严复的思考及其启示	(57)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新左派	
产生的背景	(72)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知识分子	
的两种类型	(82)
变革中的思想与思潮	
警惕用乌托邦方式重建理想	
社会	(95)
为什么叶利钦辞职演说充满	
忏悔	(102)
清末新政与中国改革的	
政治学	(110)
激进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	
的思想分化	(118)
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当代世俗化潮流与知识分子	
的无根化	(125)
当今中国的白领阶层与知识	

分子	(143)
当代都市中的边缘知识人	(154)
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	(162)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 人生态度	(169)
经由历史的智慧来理解生活	…	(182)
追忆我的导师韩儒林先生		
(代后记)	(189)

思想史中的观念人

思想史的魅力

“在一个需要更多的学理与智慧来应对复杂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的时代，忽视前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资源是可悲的。正如我们要理解当代物理学问题时，忽视牛顿与爱因斯坦同样是可悲的一样。”

思想史有没有魅力？由无数概念、范畴与逻辑环节编织而成的思想理论，这些曾被歌德称之为“灰色”的东西，在常青的生活之树面前，又有什么魅力可言？在此，我愿意为那些希望进入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殿堂的人们，介绍我对于思想史的一些认识、体会与感受。只有在整体上把握了思想史这一文化现象，才会发现它的价值与生命力所在，并从中去发掘出对我们的启示意义。

思想是人类应付环境挑战的大办法

什么是思想(thought)？牛津辞典中提出这样一个解释：思想就是人类运用心灵与智慧(mind)去观察外部的客观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见与决定。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三个基本环节：主体的心智；对客体对象的关照；经由这一关照而对客体对象形成的意见与决定。其中，心智

的参与特别关键,这是思想与我们通常俗称的“学问”最大的区别所在。学问以客观地把握客体对象为主旨,它要尽可能避免主体的心智参与。例如,研究化学分子结构的学术就是如此,人的心智的参与越少越好。而思想则离不开人的心智。

当我们说一个人学问上很有功力时,我们指的是他对某一领域的事务的客观属性认识得很清楚而且系统。学问一般指的是对客观对象的客观属性的认知。当我们说一个人思想很丰富很深刻时,实际上指的主要并不是他对某一对象客观属性知道了多少,而是指他运用他的心智来观照社会问题,并对问题有独到的洞察力。大体而言,学问一般指的是客观的知识,思想一般指是主观的识见与办法。学问的本质是知识,思想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意见。学问由于天下承平而兴旺,思想由于社会危机而丰富。这是因为,当一个时代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前人的思想又无法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法与选择时,当已经发生的历史经验事实又进而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得以解释的例证时,思想家就会应运而生。

先秦的法家、儒家、道家,是思想的不同流派,因为这些先哲面对的是时代困境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识见与感悟,而把这些思想当作为客观对象来进行系统研究的经学,就是学问。经学家是学者,而并不是思想家。

然而,如果进一步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承担着什么功能,它对人类生存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对此作出解释。思想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类在应付环境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是作为应付环境挑战的手段而存在,用最明白最通俗的话来说,思想就是人类适应环境压力与挑战时经由人的

心智而产生的“大办法”。当人们在面对环境压力时，势必要在主观上对这种问题、矛盾、压力与挑战作出思考，并以这种思考为基础形成应对之道、主张与办法，再根据这一主张去行动。以便顺利地在这一时代生活下去。

人类为了适应自己的环境，作为人类生存适应之道的思想于是就得以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到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时，实际上我们指的是，20 世纪的中国人，遭遇到许多与其生存与发展有关的矛盾、困境与疑难问题，例如，社会不公，精英腐败，权威失落，专制压抑，民族危机，等等。中国人在面对它们的过程中，于是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观念、理论、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这些作为解决之道的思想主义此起彼伏，相互冲突碰撞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思想的历史。

正因为思想是人们面对问题的“大办法”，透过这一特点，思想研究就至少具有以下这些方面的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民族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体系的研究，来认识这个民族的特性。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的，例如，你要了解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与印度人相比，有什么不同特点，那么，你只要去研究儒家思想与印度教的人生哲学有什么不同，或很清楚了。儒家思想二千年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殊价值观、人生态度。

其次，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时代的思想，顺藤摸瓜地去理解时代与社会中的困境与矛盾。有一个有关思想的最深刻而形象的比喻是，“思想，如同湍急的河流中，撞击在水中礁石上激起的浪花。”这里的河流，就是历史上的特定时代。这里的水中礁石，指的就是这个时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矛盾与问题。而思想就是